

聲韻論叢

第十三輯

陳新雄  
  
題

2004.4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編印  
臺灣學生書局總經銷

# 聲韻論叢 第十三輯

## 目 錄

序	姚榮松	1
[專欄]		
*學人專訪*		
龔煌城院士談西夏語研究	孫天心	1
*特載稿*		
三種國語譯音析評 ——注音符號第二式、漢語拼音、通用拼音	李  塗	13
近體詩律新說	鄭再發	57
上古聲調析論	陳新雄	79
[論文]		
《切韻逸文考》補正	徐時儀	91
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音韻材料	王三慶	121
覃談有別與現代方言	吳瑞文	147
閩南語-iong→-iō、-iū的演變及其特殊現象 ——以「相」字為例	施炳華	187
變化中的汐止音： 一個台灣社會方言學的個案研究	洪惟仁	219
閩西客語音韻的保守與創新	江敏華	251
畚話的介音問題初探	吳中杰	271
後記	宋韻珊	291

## 閩西客語音韻的保守與創新

江敏華\*

### 摘要

本文探討閩西客家話在歷史上的若干音韻變化，主要是利用方言比較來判斷音韻特徵的存古或創新。聲母方面，客家話精莊與知章分立的類型為保守，合流則是創新；精、莊聲母相同則是保留古代「精莊同源」的音韻格局。韻母方面，閩西客家話大體上比廣東客家話演變劇烈，然創新中亦有保守，如部分方言咸攝一、二等見系字有別，以及遇攝具有魚虞有別的層次。此外，本文並以實例說明語音演變如何對方言的音韻格局發生作用，並進而產生方言差異。結論有三：一、某一音韻特徵上相對保守的方言，在其他音韻特徵上可能相對創新。二、在某一項特徵上相對保守的方言可以和創新的方言再共享同一項創新，前提是這兩項創新沒有必然的蘊涵關係。三、某一階段音值上細微的變化，可以為下一階段的創新提供語音條件，而改變方言的音韻系統。

**關鍵詞：**客家話 閩西客家話 漢語方言 漢語音韻

### 一、前言

「閩西」指福建西邊鄰近武夷山的地區，今閩西七縣：寧化、清流、長汀、連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 閩西客語音韻的保守與創新

江敏華\*

## 摘要

本文探討閩西客家話在歷史上的若干音韻變化，主要是利用方言比較來判斷音韻特徵的存古或創新。聲母方面，客家話精莊與知章分立的類型為保守，合流則是創新；精、莊聲母相同則是保留古代「精莊同源」的音韻格局。韻母方面，閩西客家話大體上比廣東客家話演變劇烈，然創新中亦有保守，如部分方言咸攝一、二等見系字有別，以及遇攝具有魚虞有別的層次。此外，本文並以實例說明語音演變如何對方言的音韻格局發生作用，並進而產生方言差異。結論有三：一、某一音韻特徵上相對保守的方言，在其他音韻特徵上可能相對創新。二、在某一項特徵上相對保守的方言可以和創新的方言再共享同一項創新，前提是這兩項創新沒有必然的蘊涵關係。三、某一階段音值上細微的變化，可以為下一階段的創新提供語音條件，而改變方言的音韻系統。

**關鍵詞：**客家話 閩西客家話 漢語方言 漢語音韻

## 一、前言

「閩西」指福建西邊鄰近武夷山的地區，今閩西七縣：寧化、清流、長汀、連城、上杭、永定、武平，學者認為屬於客家話區。其中寧化、清流隸屬三明市管轄；長汀、永定、上杭、武平隸屬龍巖地區<sup>1</sup>，位於汀江流域，南接廣東客話區；連城的地理環境則十分特殊，它雖同屬龍巖地區，但因其位於汀江流域的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sup>1</sup> 中古以來龍巖地區分轄兩大府治範圍，一是漳州府轄地的龍巖市、漳平縣，屬閩南客話區；一是汀州府轄地，包括現在永定、武平、汀、連城縣，屬閩西客話區（《龍巖地區志》1461頁）。

客語區與閩江流域閩語區的交界地帶，其境內有若干閩語分布區以及閩客混合方言。閩西的方言情況十分複雜，尤其是遠離城關的鄉下地區往往系屬不易界定，然而就影響力較大的城關方言而言，閩西七縣皆屬客語區，本文所指的「閩西客語」，即指以上七縣的城關話。

閩西客家話和以梅縣為代表的廣東客家話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認為是客家話內部差異最大的客語區，因此近年來相當引起漢語方言學以及客語研究學者的注意。方言的複雜固然有許多歷史、地理、人口的因素，然而就語言來說，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便是：語言沒有變化就不可能產生差異，方言的紛歧表示此地的方言曾經或正在經歷許多不同的演變。歷史語言學中，比較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方言，其中一個方言產生一項新的變化，即稱為「創新 (innovation)」；相對於創新，未發生此項變化的方言，就這個現象而言便稱為「保守 (retention)」。如果我們將閩西視為一個方言區域，那麼，閩西城關方言差異明顯卻同屬客語，具有絕佳的比較基礎，其音韻現象便提供吾人研究漢語音韻史與客語音韻史的極佳窗口。透過橫向的方言比較，可以彌補單個方言點和古音比較的不足；客語音韻現象的存古或創新，都可在閩西客家話中表現出來。

閩西客家話目前尚無完整的方言調查報告，相關的方言材料以各縣縣志所記載的最為完整，本文以此為主要材料<sup>2</sup>，透過方言之間的比較，對閩西客家話的幾個重要音韻現象是保守或是創新提出相對時間上的觀察，並嘗試從保守或創新演變對方言音韻格局的作用，解釋閩西客家話之所以紛繁複雜的原因。

## 二、 精莊知章的分合

### (一) 長汀型 vs. 寧化型

中古聲母精、莊、知、章在客家話中主要分為兩種類型，研究客語的學者早已熟知，簡而言之，兩種類型可以下表一見梗概，前者我們稱為寧化型，後者稱

---

<sup>2</sup> 少數例字亦參考林寶卿 (1991)、李如龍、張雙慶 (1992)、呂嵩雁 (1999)、藍小玲 (1999) 等作為補充。

爲長汀型：

表一 閩西客家話精莊知章「寧化型」vs. 「長汀型」

	寧化型			長汀型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一等	二等	三(四)等
精	ts		ts	ts		ts
莊		ts	ts		ts	ts
知		ts	ts		ts	tʃ
章			ts			tʃ

這兩種類型可以涵蓋目前所見的絕大多數客語，廣東客家話和閩西客家話都具有這兩種類型；而二者究竟何爲存古、何爲創新，學者間有不同的說法<sup>3</sup>，不過相關的討論多少涉及古音名目和演變的問題，古音學說不同結論也就因而有異。本文則打算嘗試新的解決方法，完全站在方言比較的立場，暫時拋開每個字的古音地位，而由聲母和韻母（尤其是介音）的互動來討論這兩種類型的存古或創新的問題。試比較下列各字在閩西七縣的讀音：

表二 閩西客家話精莊知章類型字例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酒	tsiəu3	tsiəu3	tsiɿ3	tsəu3	--	tɕiu3	tsiu3
秋	ts <sup>h</sup> iəu1	ts <sup>h</sup> iəu1	ts <sup>h</sup> iɿ1	ts <sup>h</sup> əu1	ts <sup>h</sup> iu1	tɕ <sup>h</sup> iu1	ts <sup>h</sup> iu1
A 晝	tsəu5	tʃəu5	tʃiɿ5	tʃəu5	tsiu5	tɕiu5	tse5
抽	ts <sup>h</sup> əu1	tʃ <sup>h</sup> əu1	tʃ <sup>h</sup> iɿ1	tʃ <sup>h</sup> əu1	ts <sup>h</sup> iu1	tɕ <sup>h</sup> iu1	ts <sup>h</sup> ɛ1
臭	ts <sup>h</sup> əu5	tʃ <sup>h</sup> əu5	tʃ <sup>h</sup> iɿ5	tʃ <sup>h</sup> əu5	ts <sup>h</sup> iu5	tɕ <sup>h</sup> iu5	ts <sup>h</sup> ɛ5
手	səu3	ʃəu3	ʃiɿ3	ʃəu3	siu3	ɕiu3	sɛ3
瘦	səu5	səu5	--	səu5	siɔ5	səu5	sɛ5
B 搜	səu1	səu1	sɿ1	səu1	siɔ1	səu1	sɛ1

<sup>3</sup> 袁家驊（1989）、羅美珍、鄧曉華（1995）與藍小玲（1999）、李存智（2001）都曾討論過此問題，其中袁、羅、鄧等人認爲長汀型爲存古，寧化型爲創新；藍、李二人則持相反的看法。

單比較 A 欄的六個字，可以說寧化的 ts-在沒有介音的情況下演變為長汀的 tʃ<sup>-4</sup>，或是相反，但是加入 B 欄的字作為比較，則必只有一種演變方向，即長汀的 tʃ-演變為寧化的 ts-，否則無以說明寧化的 ts-在相同的條件下沒有完全演變，而各方言卻又如此規則對應。比較清流和永定、上杭的情形，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清流為存古、而永定、上杭為創新的結論，而武平可以視為是寧化型的進一步演變，原來只有介音有無不同的兩個韻母演變為介音和主要元音皆不同。連城則是長汀型的進一步演變，「酒、秋」二字進一步失去-i-介音。以清流的「tsi- : tʃi」為演變的起點，閩西七縣 A 欄各字的讀音演變如下（表三中的 R 表示「規律」）：

表三 閩西客家話塞擦音演變規律

	酒	秋	晝	抽	臭	手	
	tsi-	ts <sup>h</sup> i-	tʃi-	tʃ <sup>h</sup> i-	tʃ <sup>h</sup> i	ʃi-	清流
R1: -i- > /ʃ- <sub>-</sub>	tsi-	ts <sup>h</sup> i-	tʃ-	tʃ <sup>h</sup> -	tʃ <sup>h</sup> -	ʃ-	長汀、(連城) <sup>5</sup>
R2: tʃ- > ts	tsi-	ts <sup>h</sup> i-	tsi-	ts <sup>h</sup> i	ts <sup>h</sup> i	si-	上杭
R1 + R2	tsi-	ts <sup>h</sup> i-	ts-	ts <sup>h</sup> -	ts <sup>h</sup> -	s-	寧化、武平
R2 + R3: ts > tɕ/_i-	tɕi-	tɕ <sup>h</sup> i-	tɕi-	tɕ <sup>h</sup> i-	tɕ <sup>h</sup> i-	ɕ-	永定 <sup>6</sup>

R1 和 R2 都是一種創新的演變，在邏輯程序上，R1 的運作必早於 R2，但是 R2 也可不經過 R1 而獨自運作，如上杭、永定的情形。而在 R1 這個演變上相對保守的上杭、永定等方言，也可以和長汀等方言共享 R2 這項創新，其前提則是 R1

<sup>4</sup> 這裡所謂的「演變」，只是表示邏輯過程上的類型遞嬗關係，而不代表任何歷史上的繼承關係。

<sup>5</sup> 連城 ts-聲母後-i-介音的消失限於少數元音前，由於並非涵蓋面極廣的規律，此處暫時略去不論，而視為與長汀同類型。

<sup>6</sup> 永定的 ts-和 tɕ-並沒有音位上的對立，前者只出現在洪音前，後者則只出現在細音前，因此視為 tsi : tʃi 的對立消失後，再一起顎化為舌面音。若不考慮顎化這個非音位性的變化，則永定可視為和上杭同一類型。

和 R2 沒有絕對的蘊涵關係。在這個例子中，僅僅兩個創新規律的運作或疊加與否，就可以產生四種類型，若再加上顎化等因素，其類型更爲可觀。方言的分歧複雜，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由於不同的規律在已有的方言差異上作不同的加工而產生的。

表二中的「酒秋」、「晝抽」、「臭手」與「瘦、搜、愁」等字分別爲屬於中古的精、知、章、莊聲母，我們既然認爲客家話是  $tʃ > ts$  的變化，很顯然地，純粹站在方言比較的立場，「精莊：知章」對立的聲母格局（表一中的長汀型）應該是保守，而寧化型則是創新。

僅就聲母而言，精莊知章聲母的分合可分爲表一的寧化型和長汀型，而若考慮聲母和介音的互動，則可以分爲表三的清流型、長汀連城型、上杭永定型和寧化武平型四種。必須指出的是，這些類型差異並非閩西客家話所獨有，四種類型在廣東和臺灣的客家話都可找到例子：

清流型：東勢、大埔、饒平、連南、揭西、秀篆

長汀連城型：臺灣海陸

上杭永定型：翁源、河源、清溪、

寧化武平型：梅縣、臺灣四縣

這四種類型中，清流在閩西客家話中是屬於最保守的類型，但是清流客家話的其他語言特徵就必然是最保守的嗎？不然。下面幾節我們會看到，在其他特徵的演變上，清流同樣具有許多創新的演變。

## （二）精莊同源

前面我們用比較的方法確定了「精莊：知章」對立的聲母格局在邏輯過程上早於「精莊知章」合流的類型。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精系字和莊系字、知系字和章系字聲母在客家話中原來是否有分別？

客家話各個方言的知系三等字和章系三等字在同一攝中的讀音總是相同，從比較的立場來說，我們不必因爲知、章系字在《切韻》系韻書系統中爲兩套聲母，

就認定客家話在更早的一個階段知、章系字也必為兩種不同的聲母，後來才合流。值得討論的是精系字和莊系字在客家話中是否曾經經歷聲母二分的階段。客家話的精、莊系字聲母雖然沒有分別，但是韻母往往不同。除上一小節所舉的流攝例之外，以下再各舉效攝、宕攝、深攝例字說明<sup>7</sup>：

表四 閩西客家話精、莊韻母有別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秋 (流精三)	ts <sup>h</sup> iəu1	ts <sup>h</sup> iəu1	ts <sup>h</sup> iɿ1	ts <sup>h</sup> əu1	ts <sup>h</sup> iu1	tɕ <sup>h</sup> iu1	ts <sup>h</sup> iu1
搜 (流莊三)	səu1	səu1	sɿ1	səu1	siɒ1	səu1	sɛ1
將 (宕精三)	tsiəŋ1	tsiəŋ1	tsiɔ̃1	tsiəŋ1	tsiɔ̃1	tɕiɔ̃1	tsiəŋ1
莊 (宕莊三)	tsəŋ1	tsəŋ1	tsɔ̃1	tsəŋ1	tsɔ̃1	tsɔ̃1	tsəŋ1
心 (深精三)	siŋ1	seŋ1	sɿŋ1	seŋ1	səŋ1	seŋ1	siŋ1
蔘 (深莊三)	seŋ1	seŋ1	sɛ̃1	seŋ1	sɛ̃1	sɛ̃2	seŋ1

許多學者認為由精莊韻母的不同形式，可以看出精莊聲母曾經分立的痕跡，就如同寧化的精系字與知章系字韻母的區別反映前一個階段聲母的不同。但本文認為這兩種現象不能等同視之。精系字與知章系字的區別有的方言反映在聲母上（如清流），有的方言反映在韻母或介音上（如寧化、武平），有的方言則同時反映在聲母和韻母、介音上（如長汀）。但精系字和莊系字的區別在客家話中永遠表現在韻母上，絕沒有表現在聲母上的，我們如何推斷精系字和莊系字的區別原來必在聲母，而不能是韻母呢？

提出這項質疑，是考慮到客家話保留上古「精莊同源」的可能性。就文獻上所呈現的古音演變情形來說，古代精莊同源，莊系字原來都是二等韻，和精系字的一、三、四等韻互補。其後莊系字在二等韻的條件下，聲母與精系字分開，部分韻母則變入三等，形成精、莊系字在三等韻前以聲母區別的現象。也就是說，

<sup>7</sup> 此表中僅連城和長汀少數字為例外，都是可以解釋的後起變化。連城是由於精系三等在部分韻母條件下-i介音消失；長汀則是有層次混雜的現象。

所謂「精莊同源」，並非精系字和莊系字完全沒有分別，而是它們原來的分別在韻母而不在聲母；韻母的分別後來演變為聲母的分別，即成精系與莊系兩套不聲母。由客家話的材料看來，客家話極可能並沒有參與這項演變，因此精、莊的分別總是在韻母而不在聲母。客家話精莊系字有一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即莊系字總是和同攝一等精系字同音：

表五 閩西客家話三等莊系字讀同同攝一等精系字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秋 (流精三)	ts <sup>h</sup> iəu1	ts <sup>h</sup> iəu1	ts <sup>h</sup> iɿ1	ts <sup>h</sup> əu1	ts <sup>h</sup> iu1	tɕ <sup>h</sup> iu1	ts <sup>h</sup> iu1
搜 (流莊三)	səu1	səu1	sɿ1	səu1	siɒ1	səu1	sɛ1
走 (流精一)	tsəu3	tsəu3	tsɿ3	tsəu3	tsiɒ3	tsəu3	tse3
將 (宕精三)	tsiəŋ1	tsiəŋ1	tsiɔ̃1	tsiəŋ1	tsiɔ̃1	tɕiɔ̃1	tsiəŋ1
莊 (宕莊三)	tsəŋ1	tsəŋ1	tsɔ̃1	tsəŋ1	tsɔ̃1	tsɔ̃1	tsəŋ1
倉 (宕精一)	ts <sup>h</sup> əŋ1	ts <sup>h</sup> əŋ1	ts <sup>h</sup> ɔ̃1	ts <sup>h</sup> əŋ1	ts <sup>h</sup> ɔ̃1	ts <sup>h</sup> ɔ̃1	ts <sup>h</sup> əŋ1
徐 (遇精三)	ts <sup>h</sup> iəu2	ts <sup>h</sup> i2	ts <sup>h</sup> y2	si2	ts <sup>h</sup> u2	ts <sup>h</sup> ɿ2	ts <sup>h</sup> i2
梳 (遇莊三)	su1	s <sup>TM</sup> 1/su1	su1	s <sup>TM</sup> 1	su1	su1	s <sup>TM</sup> 1
粗 (遇精一)	ts <sup>h</sup> u1	ts <sup>h</sup> u1	ts <sup>h</sup> u1	ts <sup>h</sup> TM1	ts <sup>h</sup> u1	ts <sup>h</sup> u1	ts <sup>h</sup> TM1
息 (曾精三)	siʔ6	si2	si3	si6	seʔ7	ɕieʔ7	siʔ7
色 (曾莊三)	sɿʔ6	se2	sɿ3	soa6	seʔ7	seʔ7	seʔ7
賊 (曾精一)	ts <sup>h</sup> ɿ5	ts <sup>h</sup> e6	(塞 sɿ3) <sup>8</sup>	ts <sup>h</sup> oa5	ts <sup>h</sup> ɛʔ8	ts <sup>h</sup> ɛʔ8	ts <sup>h</sup> ɛʔ8
粟 (通精三)	siəuʔ6	siəu2	sy3	--	səʔ7	siəuʔ7	siuʔ5
縮 (通莊三)	suʔ6	su2	su3	səu6	səʔ7	souʔ7	--
族 (通精一)	ts <sup>h</sup> u5	ts <sup>h</sup> u6	ts <sup>h</sup> uʔ7	ts <sup>h</sup> ə5u	ts <sup>h</sup> əʔ8	ts <sup>h</sup> ouʔ8	ts <sup>h</sup> uʔ6

聲母上精莊總是相同，而莊系字的韻母總是表現為洪音而不同於三等韻，這種現象事實上正表示客家話的莊系字始終保持古代精莊同源的格局，莊系字由於保持

<sup>8</sup> 清流語料無「賊」字，取音韻地位相近、不影響本文推論的「塞」字作為比較。以下皆同。

爲二等而沒有變入三等韻，因此讀爲洪音；其後在一、二等合流的潮流下，莊系字總是與同攝一等精系字同音。

### 三、 陽聲韻的變化

閩西客家話和廣東客家話最爲學者注意的特點之一，就是廣東客家話具有 -m, -n, -ŋ 與 -p, -t, -k 等六個子音韻尾，而閩西客家話則只有 -ŋ, -ʔ 尾和鼻化韻。二者何爲存古、何爲創新，在不依傍古音、純粹站在方言比較立場的情況下，可以判斷廣東客家話應爲存古，而閩西客家話爲創新，因爲閩西客家話的 -ŋ 尾在相同的元音環境下分別對應於廣東客家話的 -m, -n, -ŋ，喉塞尾 -ʔ 也在相同的元音環境下分別對應於 -p, -t, -k，若非合流我們無法解釋 -ŋ 或鼻化韻在什麼音韻條件下分化出三個發音部位不同的子音韻尾。試以梅縣客家話 -m, -n, -ŋ 三韻尾的最小對比爲例：

表六 客家話 -m, -n, -ŋ 三韻尾最小對比例

	梅縣	寧化	長汀	清流	連城	上杭	永定	武平
衫	sam1	saŋ1	saŋ1	sã1	saŋ1	sã1	sẽ1	saŋ1
山	san1	saŋ1	saŋ1	sã1	sa1	sã1	sẽ1	saŋ1
生	saŋ1	saŋ1	saŋ1	sã1	saŋ1	sõ1	sẽ1	saŋ1

梅縣客家話「衫、山、生」三字不同音，聲母、主要元音皆相同，其差別只表現在韻尾上；閩西七縣客家話則沒有三字讀音完全對立的。就橫向的方言比較的立場，梅縣的 -m, -n, -ŋ 必爲存古，而閩西的 -ŋ 或鼻化韻則是創新的表現。

這一節主要討論的是：閩西客家話在韻尾的表現上既爲創新，閩西七縣的創新的實質內容爲何？各個創新形式又是在怎樣不同的差異上運作不同的規律而產生的？爲方便討論，以下仍依中古音的聲母、韻類名目論其分合演變情形，以收執簡御繁之效。

#### (一) 咸山梗(白讀)攝開口洪音的分合

廣東客家話咸、山、梗(白讀)攝元音偏低，而深、臻、曾、梗(文讀)元音偏高，閩西客家話韻尾合流或消失後，韻攝間的分合也大致依這兩組態勢而發展。咸山梗攝洪音的分合，閩西七縣共分為四種類型。為方便說明起見，本文以下列格式表示：

表七 閩西客家話咸、山、梗(白讀)分合類型<sup>9</sup>

梗二	咸二	咸一 (其他)	山一 (其他)	山二
		(見系)	(見系)	

六種類型分別為：

1. 寧化、連城

aŋ(寧) aŋ(連)	aŋ(寧) a(連)
	ɔŋ    uaŋ, oa

2. 長汀、清流

aŋ(長) ã(清)	
	ɔŋ, ð    ǔŋ, uǎ

3. 永定、武平

ɛ̃(永) aŋ(武)	
	ũo, uɛŋ

4. 上杭

õ	ã
	ũo

<sup>9</sup> 此表為閩西各縣咸山梗攝開口洪音字所可能出現的最大分別。在下面的各個類型圖中，分隔線取消的表示二類已混同，如寧化表示咸二、梗二與咸一非見系合流。以下各表的表示法與此同。

上面幾個圖形透露出幾個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上面四種類型中，除了全部合流的情形外，不是咸山合流就是咸梗合流，說明咸攝的-m 尾是最不穩定，並且可能是最早發生變化的。其次，閩西各方言山攝一、二等見系字必保持區別，此與廣東客家話相同，但寧化、長汀、清流和連城的咸攝一、二等見系字有分別，則是廣東客家話中極為罕見的現象：

表八 閩西客家話咸攝一、二等有別字例

	梅縣	寧化	長汀	連城	清流
咸一 甘	kam1	kɔŋ1	kɔŋ1	kɔŋ1	kɕ1
咸二 減	kam3	kɔŋ3	kaŋ3	kaŋ3	kã

在漢語語音史中，咸攝一、二等有別是一種存古的現象，就上表的比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也就是說，閩西客家話雖然在韻尾的弱化、合併上有許多創新的表現，但並不妨礙它們在其他特徵上可以具有保守的一面。上一節提到清流客家話在精莊知章聲母的表現上在閩西客家話中是屬於相對時間上最為保守的一種，但是在咸山梗攝洪音的分合上，清流客家話卻並非最保守的。

## (二) 咸山梗(白讀)開口細音的分合

咸山梗攝細音在閩西也是分為六個類型，其中長汀和連城屬同一類型。本文用下列的格式來表現其分合情形：

表九 閩西客家話梗、咸、山三四等分合類型

梗三四 (知章)	咸三四 (知章)	山三四 (知章)
(其他)	(其他)	(其他)

1. 寧化

2. 長汀、連城

aŋ	ɛŋ
iaŋ	iɛŋ

aŋ	ĩŋ(長汀) e(連城)
iaŋ	

### 3. 清流

iã	yĩ
	ĩ

### 4. 永定

aŋ	iɐ	ẽ
iaŋ		iẽ

### 5. 上杭

ɒ	ẽ
iã	iẽ

### 6. 武平

aŋ	
iaŋ	iɛŋ

細音的情形顯示，細音似乎比洪音更能維持原有的音韻區別，漢語方言中此例不勝枚舉。這是由於介音影響元音走向所造成的結果。

### (三) 深臻曾梗(文讀)的分合

深、臻、曾、梗(文讀)在閩西客家話中呈現較大的一致性，共分四種類型。本文以下列格式表現其分合情況：

表十 閩西客家話深、臻、曾、梗(文讀)分合類型

深(莊)	梗二	臻一	曾一
深(知章)	梗三四(知章)	臻三(知章)	曾三(知章)
深(其他)	梗三四(其他)	臻三(其他)	曾三(其他)

這個表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正如第一節所討論的，客家話是保留古代精莊同源的方言，其莊系字仍保持為二等字，而沒有變入三等。深攝雖只有三等韻，但

莊系字仍應視為二等，其韻母在閩西客家話中往往與梗二、臻一與曾一走向相同，因此表十中四者放在一起比較。

四種類型分別為：

1. 寧化、清流、永定、上杭

ɛŋ(寧) ε(清、永、上)
uŋ(寧) iɤŋ(清) eŋ(永) əŋ(上)
iŋ(寧、永) ɤŋ(清) iəŋ(上)

2. 長汀

ɛŋ	
iɛŋ	eŋ

3. 連城

	ɛŋ
	eŋ
	iɛŋ

4. 武平

ɛŋ
iŋ

長汀、連城深攝字未與其他攝完全合流，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廣東客家話梗、曾、臻三攝文讀合流，而深攝保持獨立；此外，閩西客家話內部的比較也顯示深

攝字是相對時間上最晚併入其他攝的，寧化、上杭的深攝陽聲韻字雖與梗、曾、臻攝合流，入聲字（部分聲母條件下）則保持區別：

表十一 寧化、上杭深、臻、曾、梗攝字例

	深攝		臻攝		曾攝		梗攝	
	急	及	七	漆	息	即	積	席
寧化	kie6	k <sup>hi</sup> ie6	ts <sup>hi</sup> i?7	ts <sup>hi</sup> i?7	si?7	t <sup>si</sup> i?7	t <sup>si</sup> i?7	si6
上杭	tsie?7	tsie?7	ts <sup>he</sup> ?7	ts <sup>he</sup> ?7	se?7	t <sup>se</sup> ?7	t <sup>se</sup> ?7	se?7

長汀曾、臻兩攝與梗、深攝有別，似乎代表某一層次的讀音。閩西各縣都有一批曾臻兩攝的字讀為 eŋ，其轄字範圍則涵蓋《切韻》的三等字與合口字。此現象目前不好解釋，當另文討論。

#### 四、 入聲韻的變化與陰、入聲韻的互動

廣東客家話陽聲韻的-m, -n, -ŋ韻尾與入聲韻的-p, -t, -k 成對出現，形成幾乎平行的音韻格局。而閩西客家話的韻尾弱化甚至消失時，陽聲韻與入聲韻卻不一定平行發展，上一節提到深攝字與臻、曾、梗攝字的分合，陽聲韻與入聲韻的表現不同即是一例。此外，閩西客家話鼻音韻尾大多還保持舌根音-ŋ，但塞音韻尾則-p, -t, -k 尾皆已弱化為喉塞音，甚至與陰聲韻合流，此為陽、入聲韻不平行發展之另一例。上一節討論陽聲韻攝的合流時，均未提及通攝與宕江攝，這是由於通攝與宕江攝的陽聲韻字大多仍保持獨立，未與他攝合併<sup>10</sup>。然而在入聲韻中，通攝與宕江攝在閩西客家話中卻有較大的變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陽聲韻與陰聲韻合流<sup>11</sup>的過程中，陰聲韻本身也不斷產生創新的變化所致。因此，這一節我們

<sup>10</sup> 只有在上文提到的咸攝一、二等見系字有別的方言中，咸攝一等見系字會與宕攝合流。

<sup>11</sup> 閩西客家話不少方言入聲字仍有喉塞尾與獨立的聲調，事實上並未完全與陰聲韻合流，這裡所說的合流只是大體的傾向，其意義則在於它可以推測出下一階段喉塞尾進一步消失後的音韻格局。

將焦點放在通、宕<sup>12</sup>兩攝入聲韻尾弱化後與陰聲韻攝間的互動。

(一) 宕攝

閩西客家話宕攝字入聲韻尾弱化後，若不計喉塞尾的差異，則韻母大部分與果攝字相同，如寧化、長汀、清流、連城：

表十二 寧化、長汀、清流、連城宕、果攝字例

	宕一 各	宕三 腳	果一 哥	果三 茄
寧化	koʔ7	kioʔ7	ko1	k <sup>h</sup> io2
長汀	ko2	tʃio2	ko1	k <sup>h</sup> io2
清流	ko3	kio3	ko1	k <sup>h</sup> io2
連城	kuɹ6	kiəu6	ku1	k <sup>h</sup> iəu2

值得注意的是，連城的果、假二攝涉及 a→o→u 的鏈動變化 (chain change)，亦即假攝 a→o，果攝 o→u，而三等的 \*io→iu 之後，又進一步與流攝的 -iəu 合流，其結果則是宕攝三等字與通攝三等字合而不分<sup>13</sup> (如「藥 iəu5」=「育 iəu6」)。由此可見，鏈動變化看似沒有改變原來韻母的對立格局，但音值的改變，卻可能為下一階段的音韻分合提供語音條件，從而改變了方言的音韻系統。

清流原亦有鏈動變化的跡象，但假攝 a→o 之後，果攝的 o 只有極少數的字變為 u (如「過 ku5」)，因而大部分果、假二攝的字合而不分 (如「哥 ko1」=「家 ko1」)。

永定、上杭的宕攝字則與果攝字略有差異：

表十三 永定、上杭宕、果攝字例

	宕一	宕三	果一	果三
--	----	----	----	----

<sup>12</sup> 客家話江攝字多與宕攝字走向相同，以下皆以宕攝字為例，不另舉江攝字。

<sup>13</sup> 連城通攝三等入聲字韻尾弱化後歸入流攝，詳下文。

	各	腳	哥	茄
永定	kɔʔ7	tɕioʔ7	kɔu1	k <sup>h</sup> ioʊ2
上杭	kɔʔ7	tsioʔ7	kɔu1	k <sup>h</sup> ioʊ2

永定、上杭雖然尚未發生像連城的鏈動變化，但果攝字往後高元音方向的演變已初露端倪<sup>14</sup>。尤其是上杭的假攝已經往後元音-ɔ發展，推測其下一步的發展即為假-o：果-u 的格局。這一鏈動變化並不像連城一樣有宕攝字參與其中，則是因為永定、上杭入聲字仍有喉塞尾，且陰入、陽入皆有獨立的聲調，與陰聲字尚未完全合流所致。可見兩個獨立的創新變化在方言中因發生時間的落差，會導致音韻格局的差異。

宕攝入聲字最特別的是武平，其宕攝主要元音與效攝字相同：

表十四 武平宕攝主要元音與效攝字同

	宕一 各	宕三 腳	效一 高	效二 交	效三四 驕
武平	kɔʔ7	tsioʔ7	kɔ1	kɔ1	tsio1

合流的韻類雖然特殊，就音理上卻不難理解：武平客家話宕攝字的主要元音較低，接近效攝的-ɔ而與果攝的-o 不同。

## (二) 通攝

閩西客家話通攝入聲字或與遇攝字合流，或與流攝、效攝字合流，然因遇攝、流攝本身變動較大，因此在閩西客家話中形成許多種不同的類型。以下我們先看遇攝字在閩西客家話中的表現。

遇攝字在閩西客家話都有少數「特字」表現出魚虞有別<sup>15</sup>的現象。以寧化字

<sup>14</sup> 上杭 o→ɔu，與效攝一二等合流。

<sup>15</sup> 漢語方言中的魚虞有別，已有不少學者在吳語和閩語的研究上作出許多討論，相關的討論請見陳忠敏（1998、1999）、梅祖麟（2001a、2001b、2001c）。

數最多，永定、武平的字數最少：

表十五 閩西客家話「魚虞有別」字例

寧化	ɣ/iɣ	呂 liɣ 豬 tsɣ1 苧 ts <sup>h</sup> ɣ1 初 ts <sup>h</sup> ɣ1 鋤 ts <sup>h</sup> ɣ2 梳 sɣ1
		煮 tsɣ3 暑 sɣ 女 ŋiɣ3 佢 kɣ2 魚 ŋɣ2 鋸 kɣ5
		去 k <sup>h</sup> ɣ5 許 hɣ3
長汀	e	居 ke1 魚 ŋe5 鋸 ke5 去 he5
連城	oi	墟 hoi1 佢 koi1 魚 ŋoi2 鋸 koi5 去 hoi5 許 hoi3
清流	ɣ	墟 hɣ1 佢 kɣ1 魚 ŋɣ2 鋸 kɣ5 去 k <sup>h</sup> ɣ5
永定	ei	魚 ŋei2 漁 ŋei2
上杭	ei	佢 kei3 魚 ŋei2 去 k <sup>h</sup> ei5 鋸 kei5
武平	e	佢 ke2 魚 ŋe2

以上這些字的韻母形式都只出現在各方言的魚韻字，且均為白讀，我們認為即是古代魚虞有別層次的遺留。關於客家話魚虞有別層次所顯示的意義，以及魚虞有別層音讀的構擬，當另文討論，此處不能詳談。將以上這些特字的音讀略去以後，閩西客家話遇攝三等魚虞不分，而通攝入聲字韻尾弱化後和陰聲韻的合併情形可以分為四類：

1. 通攝知章系字歸遇攝三等知章系 (-u)，餘歸流攝三等 (-iəu或-iu)：如寧化、長汀、永定、武平。
2. 通攝全部歸流攝三等 (-əu/知章，-iəu/其他)，如連城。
3. 通攝全部歸遇攝三等 (-y)，如清流。
4. 通攝歸效攝三四等非知章系 (-iə)，見於上杭。

合併情形雖然複雜，就通攝本身的語音性質來說，卻不難理解。第一類知章組字之所以與其他聲母字不同，和上文第一節所指出的-i介音消失的規律 (R1) 有關；-iəu韻則是由\*iu變來的 (\*-iuk→\*-iu?→\*-iu→-iəu)。清流客家話沒有運作



西客家話「內部差異極大」這個印象式的描述為起點，一方面觀察閩西客家話幾項重要音韻特徵的保守與創新，一方面也在整理其音韻特徵與演變的過程中，嘗試了解音韻特徵的保守與創新如何造成方言的差異，從而抽繹出閩西客家話之所以複雜的原因。

在閩西音韻現象的整理方面，我們的成果無疑只是一個起點，遠距離的鏡頭捕捉僅能初得其輪廓，方言的清晰面貌則有待各個角度的近距離特寫。就本文所觀察討論的現象歸納而言，聲母方面，客家話精莊與知章分立的類型為保守，合流則是創新；精系與莊系聲母相同則是保留上古「精莊同源」的音韻格局。客家話精莊知章聲母的各種類型都見於閩西客家話，保守與創新兼具，其差異則是由兩條創新的規律參差運作所形成的。韻母方面，閩西客家話大體的傾向上比廣東客家話演變劇烈，然創新中亦有保守的一面，表現在部分方言中咸攝一、二等見系字有別，以及遇攝中具有魚虞有別的古代層次遺留。

漢語方言的繽紛多彩，自二十世紀的方言調查工作開展以來，日見其新，令入此寶山者流連忘返。語音的演變是造成方言差異的原因之一，此理眾所皆知。至於演變的實質如何對音韻格局發生作用，進而產生方言差異，本文藉由對閩西客家話的分析，嘗試提出幾點具有概括意義的結論。其一，某一音韻特徵上相對保守的方言，在其他音韻特徵上可能相對創新；此例極多，是本文反覆申說的重點之一。其二，保守的方言可以和創新的方言共享同一項創新，前提是這兩項創新沒有必然的蘊涵關係；例如本文所討論的精莊知章聲母合流與知章系字-i-介音消失可以各自運作而不互為依存。其三，某一階段音值上細微的變化，雖未影響此方言的音韻格局，卻可以為下一階段的創新提供語音條件，從而改變了方言的音韻系統；閩西客家話入聲韻尾的變化最能說明此一現象。

※ 參考書目

- 上杭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上杭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北大中文系 1989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 永定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4 《永定縣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呂嵩雁 1999 《閩西客語音韻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存智 2001 〈介音對漢語聲母系統的影響〉，《聲韻論叢》第十一輯，台北：學生書局。
- 林寶卿 1991 〈閩西客話區語音的共同點和內部差異〉，《語言研究》第二期。
- 武平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武平縣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長汀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長汀縣志》，北京：三聯書店。
- 袁家驊 1989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1961 出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梅祖麟 2001a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爲不韻」〉，《中國語文》1:3-15。
- 2001b 〈現代閩語和「支脂魚虞，共爲不韻」〉，第七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2001c 〈閩語研究中三個歷史方面的課題〉，第七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清流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4 《清流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連城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3 《連城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陳忠敏 1998 〈吳語及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第六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

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1999 〈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為例〉，  
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香港。
- 詹伯慧 1993 〈廣東省饒平方言記音〉，《方言》第二期。
- 寧化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2 《寧化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鄧曉華 1988 〈閩西客話韻母的音韻特點及其演變〉，《語言研究》1:75-97。
-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羅美珍、鄧曉華 1995 《客家方言》，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嚴修鴻 1999 〈連城方言韻母與閩語相同的層次特徵〉，第六屆  
閩方言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集，香港。

